

周燕妮◎著

血证

NCM
XIN
JING
ZHUO

学会感恩就会热爱自然
学会宽容就会善待人类
学会创造就会成为这个世界的
一粒火种

燕妮侦探剧本精粹

《为罪作证》《飘扬的歌声》
《风铃》《爱是昨日的心灵》
《最后的96天》《沉默生机》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周燕妮◎著

血证

NC
周燕妮

燕妮侦探剧本精粹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血证: 燕妮侦探剧本精粹/周燕妮著. —北京: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 - 7 - 81139 - 433 - 7

I. 血… II. 周… III. ①电视文学剧本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②电影文学剧本 - 中国 - 当代 IV. I2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02058 号

血 证
XUE ZHENG

周燕妮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木樨地南里
邮政编码: 10003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华昌盛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次
印 张: 18.75
开 本: 170 毫米×250 毫米 1/16
字 数: 30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81139 - 433 - 7/I · 043
定 价: 34.00 元

网 址: www.cppsup.com.cn www.porclub.com.cn
电子邮箱: cpep@public.bta.net.cn zbs@cppsu.edu.cn

营销中心电话 (批销): (010) 83903254
警官读者俱乐部电话 (邮购): (010) 83903253
读者服务部电话 (书店): (010) 83903257

公安文艺分社电话: (010) 83903973
杂志分社电话: (010) 83903239
电子音像分社电话: (010) 83905727

本社图书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由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平静地坐在落日的余晖里 张策

1

迈过了50岁的门槛，心情就像一条洄游的鱼，欣慰里掺杂着些许的疲惫。思想深处有些过去没有的情绪，仿佛沉淀下一片片记忆的鳞，闪着点光，照亮着自己的生命。

照亮了，也就失去了。对也罢，错也罢，走过的路是没有回头的。自豪过，也惋惜过，但自豪与惋惜已不再是50岁的思想。到这个年龄，看自己的过去如同一部平庸的电影，心静如水，怎样的煽情也难再起波澜。

20岁不是这样。总有理想，有梦。在梦里设计自己的生命，总是轰轰烈烈的，有一个美丽而壮观的结局。为这样的结局，总想不惜浪费些什么，反正那时的生命也是富裕的，不怕浪费。人的生命似乎有无数种形式，热烈如夏花，阴郁如秋雨。20岁时却想不到这些，总以为自己是天之骄子，生命必定艳若骄阳。其实，命是难定的。这一生谁顺，谁不顺，没有道理讲。当然细想想，顺与不顺其实是相对的。生命的复杂使顺利和坎坷交织成了经纬，一切都在两可之间。

所以，当我们回过头去的时候，也只能笼统地把人的生命定格为某一种形式，而细节在这里一概忽略不计。看一部美国老电影，叫《第一夫人的保镖》。女主人公曾是最受人爱戴的第一夫人，尽管总统丈夫已经病逝，也仍然是连继任总统都礼让三分的光鲜人物。

然而在生活中，女儿和她不说话，儿子只希望她在他的生意上当挡箭牌，记忆里的丈夫也是出过墙的红杏。可是，在她将来的墓碑上，她的最后定格当然只能是第一夫人，其他的不如意只能淹没在人生的长河里。想来我们所有人都是如此的。人们常用鞋的舒服不舒服比喻婚姻，其实也可以比喻生命。生命里有了些杂七杂八的事，成就了所谓的丰富多彩，给单一的外在形式充填了各种味道的内容。

于是，50岁，该是平静地坐在落日的余晖里，品一口清茶，回首往事的年龄了。

2

人到了这个年龄，很奇怪的，变得爱关注细节。

回忆里的童年在记忆间仿佛是被粉碎机粉碎过的文件，细细碎碎的，找不到完整的章节和段落。硬要回忆的话，就只是细节。浓缩了，精练了，剪辑了，有的只剩下一句话，有的，干脆就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幻影。像水中花。

也有点像电影。好电影都是讲究细节的，故事倒好像在其次。细节就是编导们放大了的思想。我钟爱电影，爱咀嚼电影里那些有意味的细节。我认为我脑子里关于童年的细节也都是有某种意味的，不然，它们不会在我这里挥之不去。

有一个细节定格在马路上。那条马路现在还在，大体上也还是当年的模样，仿佛是为我保存着什么。姥姥挽着我的手，过马路。一个女孩子骑着自行车从我面前飞驰而过，嬉笑着叫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和她一起像风一样地掠去，消失在城市的风景里。

这个女孩子叫袁淼，我小学的同学。马路上的这个片段发生在该是我们上四年级的时候，可当时我们已经好长时间没有上课。那时是“文革”，一段悲惨而滑稽的岁月。至于袁淼，以后我也再没有见过她。五年级时，我离开了那所学校。

不要错误地以为这是一段青梅竹马的故事。这个细节的内涵远比常人的想象丰富。

首先是挽着我手的姥姥，她老人家是我童年生活中最重要的人物。寡居多年的她经历过丧夫丧子的惨痛，神经变得脆弱而暴虐。我是她唯一的外孙，也是她生命唯一的内容。她是在为我而活着，她不能容忍我有须臾离开她的视线。因此，我这个11岁的大男孩儿

只能无可奈何地被她死死攥在手里。其次是袁森这个名字。我记得的小学同学的名字只有两个，除了袁森，还有一个马耕。这两个名字显然有别于其他同学，他们大都叫志刚、跃进、淑英之类。在那个年代，这两个名字的文化气息吸引着我。第三，是那辆自行车。那辆飞奔而过的自行车，它留给我一种无拘束的自由感。

这就是我了，这就是在这个细节中被定位的我了。难怪我记得这个细节，它浓缩了我的童年，甚至，暗示了我的一生。

我就是这样的。一个在严厉管束下成长的、热爱优雅文字的、同时渴望着自由的男人。

这样的人命中注定热爱思考，思考是我生命的血液和细胞。我宁可希望我的生命形式就是思考，或者说，不管我外在的生命状态是什么，在内心里，我是一个冥想的人。

3

人生经历是一笔财富，我同意这个说法。但是，这也因人而宜。如果经历不经思考的咀嚼，那么它永远只是逝去的日子，只有更叠，没有意义。

我在高中毕业之后得到了一份奇妙的工作。当时，在我年轻的心中，除了深重的挫败感之外没有别的。上大学无望，初恋夭折，姥姥重病在床需要我照顾。其实20岁对于我来说是灰暗的，所有的志向和梦想都是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这时，我到故宫博物院当了一名水暖维修工。

现在想起来，那工作真的称得起奇妙，奇妙在于主体客体、形式内容、环境任务的种种错位。故宫有着人所共知的优美环境和深厚的文史底蕴，我却在这里干着一种最劳累最被人所忽视的简单劳作。当我在公共厕所里奋力拆修破损的水管，抬头从窗口窥见太和殿金碧辉煌的飞檐时，我的心情只能注入更多的苦涩和绝望。

年轻就是这样，既容易膨胀，更容易绝望。年轻的绝望在鬓发斑白后也许会成为笑谈，但“为赋新诗强说愁”却是大多数人都有过的青春烙印。但我不是，我在今天仍然明白我当年的绝望是货真价实的，因为我的绝望产生在这样一个错位的状态里。我沉醉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绚丽，却在最龌龊的角落里劳动。我可以在图书馆门口与国学大师擦肩而过，却没资格向他们露出景仰的笑容。我悲愤

地认识到，平等是停留在理论上的乌托邦，而现实中的人是永远有阶级之分的。一个人的生命形式和另一个人的生命形式，也许永远都不搭界。也许，搭界了，却只留下了伤害。

我所庆幸的是，我今天心静如水。而且，回过头去，我感谢那一段生活。不仅因为那一段生活给了我创作的某种灵感，更重要的是那段生活使我的人生观产生了变化，或者说，完成了一个塑造过程。我被那段生活揉搓成了今天的我。我蔑视权贵。我轻看金钱。我更注重人与人之间的情感和人本性里的良善。因此，三十年后，我也算有了些许的人生成绩，但我仍然忘不了我不小心掉在故宫公厕下水道里的那只手表。

和那只表一起遗落在那里的，还有我的青春年华和思考。多少次路过故宫门口，望见暮霭沉沉下的琼楼玉阁，我就想起水暖组那间凌乱的工作间和工作间门外广场上的那群乌鸦。

4

该说到爱情了。爱情是人的生命中最重要因素，它时常是转变一个人一生的关键。

也许从很小我就渴望爱情。在拘束的童年里，除去父母的爱，一种对异性的朦胧情愫是一个小男人心灵中的不羁跃动。当然，我是个规规矩矩的男孩儿，我没做过任何出格的事情。甚至，在恋爱方面，我是个晚熟者。我只是在我刚刚当了水暖工的时候，曾自己掐灭了我自己的一次疯狂单恋。仅此而已。

那次单恋留给我的教训，是我永远的自惭形秽。我曾认真地认为我是最差的，我的生活从一开始就是失败。我还没有拿起枪，就被生活挑落马下了。

爱情这东西有一种奇妙。它是任何书本课程都教不来的。所谓爱情是盲目的，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即使有人在情海中锻炼成了恋爱高手，他的一生谈了无数次恋爱，而他的下一次也仍然像赌场里的博彩。在西方文化里，爱情是一个拿着弓箭的可爱男孩儿主管。在东方，管这事的是手拿一束红绳的老头儿。年龄的差异也许体现了文化的差异，但弓箭和红绳的盲目性却是一致的。射中的和拴住的，未必就是合适的。

感谢上苍，在我的一生中，最终给了我最适合我的爱人。

适合，这是一个简朴的词句。但是这个词的内涵却远远超过任何描述爱情的华美篇章。适合不仅仅是生活情趣上的一致，中国式的举案齐眉其实有更多的乏味和形式感。适合，更多是指思想上的一致，是思维的默契和灵魂的无障碍。

当然，大多数恩爱夫妻是靠生活的沙砾来磨合的。像电视剧《金婚》里的那对夫妇，吵吵闹闹五十年，就像机床上一对终于咬合的齿轮，再也没有碰撞和磨损，严丝合缝地行走在他们最后的岁月里。在普通夫妻之间，也许更多的是生活上的携手，是柴米油盐间的彼此关照。

我们其实也是如此。身为凡夫俗子，谁家不是柴米油盐呢？但我和燕妮各自的成长经历也造就了我们的某种独特，支撑我们生活的，更多的是思想的交流。

也许，这是因为我们从事着共同的事业：写作。写作需要我们不断思考。其实这个话题最好是反过来说，是思考的习惯使我们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写作的道路。思考需要渲泄的渠道，而最好的渠道莫过于任思考化为文字。就像一匹骏马，到了草原上才能纵横驰骋。

更重要的，是燕妮使我找回了珍贵的自信。

5

我深深地爱着燕妮。

其实从外在性格特征看，我和燕妮是完全不同的人。我性格和缓、随意、温驯，甚至有些懦弱。而燕妮思维犀利，性格刚烈，常常被外人认为不太好相处。当燕妮刚刚成为我的同事时，我们甚至有过磨擦。这就是造物主的奇妙了，当终于有一天我们彼此相望，发现心灵的一致时，连我们自己也叹为观止！

我已经粗略地讲述过了我的童年。而燕妮的童年和我大相径庭。她成长在甘肃天水一家国有工厂的大院里，而工厂是从辽宁整体搬迁过去的。座落在大山怀抱里的工厂，是燕妮童年记忆的画布。自给自足的生活环境，高度密集的居住方式，和当地城市文化上的格格不入，都使这个大院落显得相对单纯、乏味而宁静。而这种单纯在燕妮心里，就凝聚成了善良，铸造成了思想。

我们生长在不同的城市，我们生活在不同的环境，而在我们心灵最柔软的地方，却有着一个相同的思想家园。

人们常常把心田比喻为沃野，其实心灵是一个最私密的地方，所以田野的辽阔多少过于粗犷了。心灵也许更像是苏州园林，精致、细密、丰富、以小见大。在心灵的每一个层面上，都有着我们自己精心描绘的图画。苏州园林彼此也是争奇斗艳的，所以人的心与人的心也各具千秋。难得的，你我彼此欣赏；更难得的，你我心心相印。像两棵独立的树，却枝叶相联，卿卿我我地依偎着，演绎着连理枝的最新版本。

应该说，我的柔和给燕妮的锐利包裹了一层温润，而燕妮的锐意进取更为我这颗渐老的心增添了活力。而后者，对于我太重要了。童年的拘谨生活，成长之中的不如意，再加上老北京的慵懒氛围，使我的不思进取既有心灰意懒的消沉，也有知足常乐的怡然。

和燕妮在一起，我开始了崭新的生活。

常常很惊奇。她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却也正是我刚要说的；我想要去的一个地方，她也正在想念着。仿佛我们的思绪是相联的，而且，方向总是朝着一个目标。就在这样的和谐里，我知道了，我的生活其实应该很丰富，应该有更多的内容，有更多的欢乐和幸福。而一个人的幸福生活，必须要有一个相知爱人作伴。

6

我们常常在月色下坐着，一杯红酒，半壶茗茶，谈些天南地北的话题。从不说家长里短的事情，谈到的多是对一种现象的观测，对一种品格的评判，或是对一种信仰的探寻。在旁人看来，我们似乎更喜欢生活在云里雾里，对世事不那么关心的。其实，我们只是用另一个角度来观察生活，在我们的观察里，理性多于感性，思想胜过观感，哲学意义远远大于从世俗里提炼出来的生活准则。

因此，我们都在现实中显得有些不懂世事。

我早就发现我有一个毛病，越是热闹的场所，我的思想就越不容易投入其中。其实我常常要接触这类场合的。当编辑的时候，每年要开作者笔会，围着篝火兴高采烈地跳舞是必有项目。但常常在这个时候，我的灵魂就会“忽”地一下从篝火边飘浮起来，引领我向黑暗处走去。我会在黑影里看着人们欢腾，像看无声电影，像看别一个世界似的。在看的同时我会思索，我的思索也许和篝火不搭界，也许是篝火引申出去的什么事情。我就是这样的人，我知道我

不是不热情，我只是习惯于冷静。

燕妮也是这样的人。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共同点是我们都待人诚恳。但我们的诚恳和我们的冷静一样都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坐在月光下的时候说到这些，我们就一起笑，有一点自嘲，也有一点讽刺，更有一点骄傲。我们都坚信，在我们心底的那一片纯净是我们自己开创的，它在我们的心里是我们的福份。它是我们生存的依靠和力量，我们唯一要做的，只是坚守。

7

从我们共同署名的第一部电视剧开始，案头工作就都是燕妮在完成的。这么些年来，从《欲望阻击》到《最后的99天》，十几部长篇电视剧和五部电影，洋洋洒洒近千万字，每一个字都渗透着燕妮的心血。对此，我从不讳言。因为，创作对于我们来说，更重要的是思想的表达。创作带给我们的愉悦，是思维的无拘无束和情感的自由飞翔。

想想，其实天地真的很大，大得可以容下一切；天地也真的很小，它就是一个人的心。

一个人的生命形式就这样渐渐地定格了。生命并没有完结，但结局已经了然于胸。这时的道路不是不坎坷，而是坎坷已不再是什么重要的生活内容了。人应该习惯坎坷，应该视坎坷为坦途。年轻的时候迷茫，是为了享受痛苦；现在即使有痛苦，也化解在了思想的浩瀚之中。众目睽睽之下的明星们常常感叹，说自己已经被社会折磨得百毒不侵，其实人人都应该如此的，因为只要你活着，你就在别人的眼光中，你就是人家的话题，你就是人家的标靶，你就是人家消磨时光和葵花籽的工具。

所以平静是你自己争取来的战利品。平静是你思考的结果，是你思想高度的标志。平静发自内心的内心，只有从里至外的平静才是真的平静。

2004年我和燕妮去旅游，难得有机会享受我们的爱情。

在一个景点，我刚站定，就有个衣衫褴褛的家伙凑上来说：算命吧，我一看你就是大官儿。不要钱，我送你一卦。

我不能不大笑。我说：谢谢，不管官儿大小吧，反正我已经当

过了，你还是多为别人操操心吧。

人就是这样可怜，掌握不了自己的命运，就寄希望于装神弄鬼。

其实人的命运真的不掌握在自己手里。细想想，这里面包含的因素太多，人自己是常常搞不明白的。但是，我知道，人在未卜的命运面前，只有一条路好走的，那就是坦然承受，努力向前，就像《士兵突击》里的许三多，不抛弃不放弃。不管生命如夏花，如秋雨，面对自己的良心而无愧疚，也就是了。

于是，生命必然就平缓下来，不是意志的消退，而是思想的深沉。燕妮说：年轻时常想出国走走，现在，却只喜欢家里的氛围。是的，从我家西窗望去，峰峦叠翠，夕阳如火，暮归的鸽子悠然飞过，翅尖上也闪着金色的余晖。想想海岸山峦，大漠边城，哪里的日出日落也不过如此。其实心在风景里了，风景也就在你的心中。

说到底，一切都还在于心情，在于思想。

如果把一个人的一生比喻为行路，那么走到50岁，路已走了大半。有些人走到这里，只觉得身心疲惫，暗自埋怨为什么选了这么难走的路呢。也有的人走到此时已心如槁木，万念俱灰，恨不得早点死了了事。其实每个人的路途虽有长短，但易难程度大抵相同，不会不公平。关键在你怎么走，关键在你走的时候怎样面对坎坷，关键在你的心里是不是有着一种安宁，还有，一种爱。

安宁和爱永远是融为一体的，你永远无法把她们分开。爱是安宁的土壤，安宁是浇灌爱的甘泉。在安宁的爱面前，你的心情就不能不像空山幽谷一样宁静……

目 录

AMU LU

平静地坐在落日的余晖里（代序） /1

该说到爱情了。爱情是人的生命中最重要因素，它时常是转变一个人一生的关键。

也许从很小我就渴望爱情。在拘束的童年里，除去父母的爱，一种对异性的朦胧情愫是一个小男人心灵中的不羁跃动。

安宁和爱永远是融为一体的，你永远无法把她们分开。爱是安宁的土壤，安宁是浇灌爱的甘泉。在安宁的爱面前，你的心情就不能不像空山幽谷一样宁静……

为罪作证 /1

从这例自杀尸体的伤口上可以看出，开始下手时先是试探，更像是在巩固决心，突破了开始时的恐惧之后，他的心理便是怕自己死不了，于是根据上两次经验，他调整了锥子的位置，这时候人的思维已经是一种直线型，不会再拐弯再变化了，所以最后这一下，他用尽了全部力气，伤口很深，一下致命。

风铃 /53

丁楠拉开门，一眼看见刚进门的母亲方芜满脸恐怖错愕。

方芜两眼死死盯着一个方向，之后，方芜手中的钥匙落地，她紧紧地抱着脑袋惨叫着蹲下。

方芜：啊——

丁楠这才回头去看刚才方芜眼神所落的地方，她吓傻了，一个悬挂在窗前的背影，是爸爸……丁楠不由得倒退两步靠在墙上，一屁股坐在地上。

沉默生机 /121

江旭东已降到万亚文被吊着的位置，随着手电筒光照来，万亚文满头冷汗，头发一撮撮粘在脸上，脸上满是鼻涕眼泪，绝望又充满希望地瞪着江旭东。江旭东马上把手电照向万亚文身上绑着的炸弹，这是一枚自制炸弹。

江旭东：排除炸弹的时候我需要安静，你不能出声。

万亚文马上收声，他瞪圆了眼睛死死盯着江旭东的手，江旭东把手电放在嘴里，小心剪开炸弹外围的塑料布，一只小闹钟露出来，爆炸时间是差五分六点，只有五分钟排爆时间！万亚文也看到了这个时间，他绝望了。

靓靓的歌声 /176

婚礼进行曲响起，众人的喧闹声低下来。

主持人煽情地拿着话筒：各位来宾，各位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怀着非常喜悦的心情见证一个特殊的婚礼。新郎田立冬是我们巡警五大队的一名巡警，在离婚期还有 39 天的时候，为了中止一起煤气泄漏事件，他不顾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脸部被爆炸的煤气烧成重伤，以至于今天这个婚礼，不得不让化妆师化浓妆涂盖脸上还没有完全痊愈的疤痕……

在主持人的声音里，田立冬和安炎深情相望，礼堂顶洒下缤纷的彩片，众人欢呼鼓掌，两人越走越近……

爱是昨日的心灵（节选） /239

凌羽的脸被痛苦扭曲了。蒋舒的话断断续续地在耳边回响着。

蒋舒：九年前，如果不是你背信弃义……抛弃了颜晨歌……如果不是……从死亡的边缘救了颜晨歌……不会离开刑侦总队……不会有悲惨的今天……

凌羽狠狠踩下油门，车疯狂地奔驰而去。

最后的 99 天（节选） /262

门口站着持枪的特务。陈安独自坐在包厢内，内心极度绝望。门开，廖云山和肖鹏出现在眼前。

廖云山：陈安先生，还有不到两小时就到达上海了。我知道你很聪明，但我必须劝告你放弃幻想，只有配合我们抓到 303，你才可能有活路。

陈安绝望地看着廖云山的鞋：我明白。

为罪作证



YANNI ZHENTAN JUBEN JI

《为罪作证》

从这例自杀尸体的伤口上可以看出，开始下手时先是试探，更像是在巩固决心，突破了开始时的恐惧之后，他的心理便是怕自己死不了，于是根据上两次经验，他调整了锥子的位置，这时候人的思维已经是一种直线型，不会再拐弯再变化了，所以最后这一下，他用尽了全部力气，伤口很深，一下致命。

为罪作证

树林/日/外

阴沉的天空下，白杨树林沿着不宽的河沟向前延伸，一眼望不到头，树皮上长满一只只像人眼的大大的树纹，默然无声地看着这个世界。自行车轮碾压过厚厚的落叶旋转向前，一双男人的脚木然机械地在上下蹬踩。从样式过时，已磨得很旧的皮鞋和同样布料过时的裤腿儿能看出男人的古板和生活态度的严谨。突然，没有任何其他征兆，车轮像定住一样，发出难听的声音，急刹在树林中央的一块不大的空地上一动不动，男人仍然保持着骑车的姿势，镜头里出现男人的脸和空洞的眼神。男人有五六十岁，他脸上的神态透着一辈子谨小慎微带来的胆小怕事和拘谨，很旧的玳瑁镜框多多少少掩饰了他眼神里流露出的深深的绝望。顿了几秒，自行车倾斜，男人的姿势没做任何改变，一动不动，他随着倾斜的自行车摔在地上。镜头越过白杨树，白杨树的尽头是缓慢起伏的小山坡，在冬日的斜阳下天蓝云淡格外平静美丽。突然传来一声绝望痛苦的嘶喊，声音透着沉闷压抑，长长的尾音惊起一群飞鸟，一切复归平静。

字幕出完。

树林外公路/傍晚/外

警车停，穿着白大褂的法医陆铭和拎着箱子的葛瞳从车上下来，匆匆向树林里走去。树林里，顾军和几个刑警围在俯卧在地的尸体旁正说着什么，不远处倒着一辆自行车，尸体就是刚才骑车那个男人。看见陆铭，顾军迎上去。

顾军：陆铭，你可到了，我这儿又碰上邪乎事了，这人……

陆铭打断顾军的话：先看尸体。

顾军带着陆铭和葛瞳来到尸体旁。刑警掀开蒙着尸体的布，露出死者的后背。后背上有比较集中的三个小洞。

陆铭：葛瞳，给我手套。

葛瞳利索地拿出手套和工具，陆铭戴手套认真检查尸体。

葛瞳环顾左右，观察着四周。

顾军也抬头看了眼远处：这附近常有人打野兔子。

葛瞳随口说：我说的呢，伤口像是猎枪弹丸打的。

陆铭抬头看葛瞳：葛瞳，作为法医，永远都不要在验尸之前下结论，要让事实说话。

葛瞳不好意思了，点头：我知道了师傅。

苗小雯家/傍晚/内

这是一个看起来清贫的家。漂亮的苗小雯进来，苗母迎上去。

苗母：找着你爸了？

苗小雯摇了摇头：没有。

苗母并没注意到苗小雯脸色不好，边转身往厨房走边嘀咕着：吃饭的点儿了，去哪儿了。

苗小雯看着苗母的背影，脸色很难看，她欲言又止，转身进屋躺在床上。

苗母：小雯，咱们先吃吧，你爸回来再给他热。

苗小雯赶紧胡噜一把脸上的泪水，冲门外喊：我不吃，不饿。

苗母进屋：哟，怎么啦闺女？

苗小雯：有点累，你先吃吧。

苗母是对女儿过分溺爱的那种女人，她赶紧欲摸苗小雯额头：不是发烧了吧，快让妈看看。

苗小雯不耐烦地挡住苗母的手：哎呀烦不烦，让我静会儿。

苗母帮苗小雯盖严被角，轻轻退出。苗小雯的轻啜声响起。

树林/日/外

陆铭站起来，边摘手套边看着顾军：死亡时间在两个小时到三个小时之间。说吧，你觉得怎么邪乎？

顾军：这附近常有人打野兔子，从伤口的外观看，我怀疑是火枪打的。可火枪弹有几十个弹丸，怎么只有三个弹丸打在后背上，其他的地方一个弹丸没有？如果是人捅的，也不好解释，受攻击时死者应该有反抗，伤口不可能这么集中。

陆铭打断他：这么说你认为是他杀。